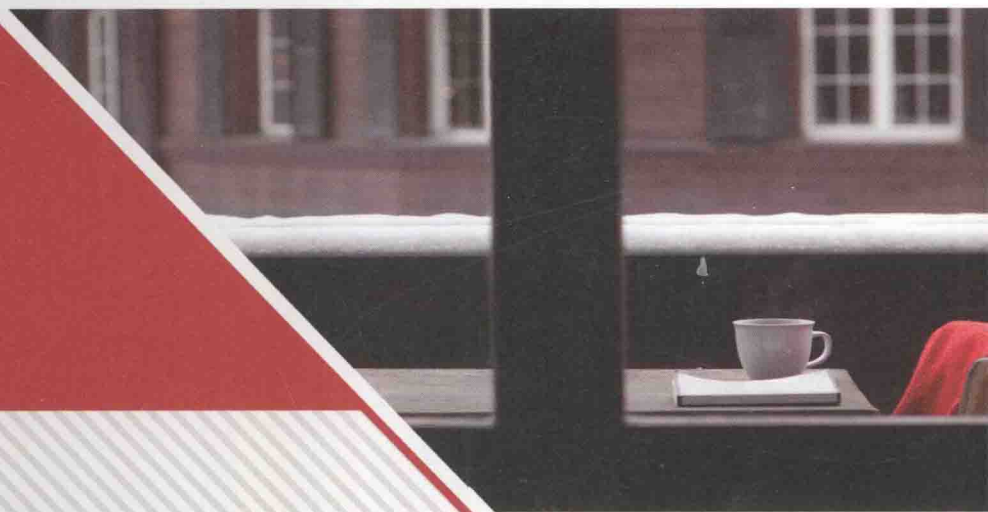


顾前 著

嗨，好久不



时光似囚笼，人生劫难重重，
当我们打量故人往事，
能否怀着劫后的悲喜，道一声好久不见？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嗨，好久不见

顾前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嗨,好久不见 / 顾前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02-1370-4

I. ①嗨… II. ①顾…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1311 号

嗨,好久不见

HAI HAO JIU BU JIAN

顾前 著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95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02-1370-4

定价 39.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录

打牌	1
困境	35
三两水饺	59
有关往事	69
总要干点什么	83
找老婆	95
老邱	113
平安夜	123
道路	135
李阿姨	147
温柔的部分	157
梦境	175
浪漫情怀	189
朋友	201
吸引	217
葬礼	235
塑料发卡	247
夜色	257
无比纯净的蔚蓝色	267

打牌

周末是打牌日，大家齐聚老龙家，打到深更半夜。除了周末，有时一个星期内还会另打一到两个晚上，日期不定，看大家的时间和兴致。人员是基本固定的：老龙和他老婆庄梅、我、老许、老周、老曹。偶尔也有别人加入，但他们通常打过几场就不参加了，只有我们六个人矢志不渝。我们打的牌叫做“找朋友”，五个人打正好，六个人打也可以（一般老龙和庄梅夫妻俩是轮流上场），积分排名最后的人给第一名二十块钱，倒数第二的人给正数第二的人十块钱，中间的人则不输不赢。一千分为一局，一晚上打两到三局，输赢顶多也就四五十块钱。小赌大开心。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去老龙家打牌的，那时我和老周先后离了婚，都感到晚上的时间难以消磨，我俩就开始不停地约朋友去老龙家打牌。开头打牌的朋友比较杂乱，

今天这个朋友来，明天又换了一个，几经淘汰，最后就剩下了我们六个人。我和老周是没有老婆的——离婚后都没有再婚，老龙庄梅夫妇俩没有孩子，老许和老曹虽然有老婆孩子，但想必居家过日子也很无聊，情愿和我们打打牌。我记得，最初几年，我们打牌也不像现在这么勤，主要是我和老周两个主要发起人有时会做点别的事：老周时不时要谈个恋爱，我则要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作。也就是这四五年，牌越打越勤，到后来形成了固定的打牌日。这也是因为我和老周的时间固定了：老周在最后一次恋爱失败后，对爱情彻底绝望了，发誓只搞腐化，再不恋爱了；而我也已经辞职，当了自由撰稿人，只在白天写作了。

刚开始去老龙家打牌的时候，我们都还只有三十岁左右，彼此要么直呼其名，要么以“小”什么的相称，如今差不多十年牌打下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一律以“老”什么的相称了。

二

我们一致认为，老龙是我们朋友中间最有福气的人。老龙以前在一家机床附件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厂里下来，开始做生意。老龙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开过咖啡馆、书店、誊印社，还搞过水产品批发、室内装潢、盗印图书、房产中介，等等，但所有这些生意，无一例外，都以做砸了告终。老龙身上有一种罕

见的“优良”品质,那就是什么事情都不上心,也就是说不负责任,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这种罕见的“优良”品质保证了老龙永远和忧愁、焦虑、烦恼无缘。记得他开书店那会儿,我没事常去转转(那书店离我家不太远),去了十次有九次他都不在。那书店只有十平方米左右,老龙居然还雇了个女营业员看店,他自己则整天泡在围棋馆里下围棋。我难得一次碰到他在店里,也不见他招呼顾客,只是在那里和女营业员(一个苏北小姑娘)打情骂俏。后来书店越开越不景气,雇不起营业员了,老龙就找了种种借口让他老婆庄梅在单位里请病假来给他看店,他自己照样整天泡在围棋馆里不出来。

前些年,老龙进行了最后一搏。他跟亲戚借了几万块钱,跑到深圳去做光盘生意,据他说这生意利润非常大,发财的人“海”了。临走前,他生意还没开始做呢,就先给自己装备了中文传真机、手提电脑、摩托罗拉手机(他是我们朋友中最先用手机的人)。去了深圳没几个月就回来了,结果当然不会例外:钱已经统统赔光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进了一批黄色光盘,还没等把这批光盘发出去,就碰上了扫黄,货被没收了不算,还被罚了款。当然具体详情就不得而知了。尽管如此,老龙依旧坦然,我曾问过他,欠了这么多债怎么还啊?

“慢慢还就是了。”老龙说。

“你也不急呀?”

“急有什么用?要是一急就能把债还了,那我就天天急,可这

没有用啊，兄弟。”他像是在开导我。

这次生意做砸后，老龙就再没有干过事了，每天也就是在棋馆下下棋，找人聊聊天，要不就是一个人在家里打打棋谱。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整天这样过日子，照理心情是不会太好的，也容易颓废，但老龙恰恰相反，精神状态可以说是我们朋友中最好的。一头披肩长发任何时候都梳得一丝不苟，身上从上到下全是名牌（虽然有点半新不旧了，全是他做生意时添置的），包括几百元一条的裤腰带、打起来噼啪作响的进口打火机。跟朋友在一起，他是最稳定的活跃因素，倒不是说 he 多么具有幽默感，而是谁都喜欢拿他开开玩笑，并且无论是多么出格的玩笑，他也从不生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待庄梅的态度更是极为健康，没有一丁点落魄的感觉。简单地说，他对待庄梅就像一个成功人士对待自己的糟糠之妻，完全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势，对庄梅呼来喝去，动不动还要训斥两声。比如我们在他家打牌，通常一局牌结束，都有个局间休息，也就是喝喝啤酒，吃点零嘴，再聊聊天。这时候啤酒如果不够喝，或是零嘴的花样过于单调，老龙就会毫不留情地训斥庄梅：“你怎么就买这两瓶啤酒，拿不动啊，还要我去跟你抬吗？去去，再买几瓶来。”或者：“你买这么多烂花生米干什么？谁要吃呀，你怎么就这么笨呢。”

应该说，正是老龙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或者说他这种性格，使他过得十分悠闲自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老龙是我们朋友中最有福气的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像老龙这样的有

福之人，并不让人羡慕。比如我就为老龙的将来担忧，他什么社会保险也没有，现在还可以靠着庄梅的工资和他父母时不时塞给他的一点钱过活，但将来怎么办？老周说：“老龙还有什么将来？现在就是他的将来。”老龙听了嘿嘿直笑，看来他还是颇赞同老周的话。当然了，像老龙这样的有福之人，在任何情形下，肯定都不会被饿死的。我确实有点为古人担忧了。

三

老曹打牌时显得精神涣散，总是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比如其他人都看出谁和谁是朋友了（打这种“找朋友”的牌朋友是隐蔽的，彼此间暗中呼应和帮忙），唯独老曹仍然分不清敌我，逮到朋友乱打，闹得谁和他一家都叫苦不迭。其实老曹以往打牌不是这样的，他向来以沉着稳重、算度准确而著称，这天晚上他的牌技发挥得如此失常，我们全都知道是因为他心中有事。

最近老曹家里情况有些异常。他老婆忽然之间每周有四到五个晚上要出去应酬“客户”（他老婆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部门副经理），并且每次出去都要打扮得花枝招展，这对于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妇女来说，是不太合乎情理的。还不止于此。从前，老曹的老婆要添置新衣服，总要拉老曹和她一起上街逛服装店，用老曹的话说就是：“我老婆的审美观比较差，只有我说好看的衣服，她才敢买。”

现在可不同了。老曹时常在衣柜里发现老婆新买的各式价格昂贵的时装，有时老婆晚上临出门去应酬“客户”，他才突然发现她身上穿的衣服自己从没见过。“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老曹酸溜溜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干什么？”老婆的口气很冲，“我买套衣服也要向你汇报？”最让老曹不可理解的是，尽管老婆买了那么多昂贵的时装，可家里的钱丝毫不见减少。问她，她就说公司又额外发了什么什么钱，可是以前公司怎么就不额外发什么什么钱呢？那么，这些时装真是她买的呢，还是有人送的？谁会平白无故地送人这么昂贵的时装，是雷锋吗？

一天晚上，他们儿子高烧到四十摄氏度，可她仍然要出去应酬“客户”，结果老曹只好自己带着儿子去医院吊水，其间，她甚至都没有给老曹打个电话来问一声儿子的病情，她这样跟“客户”应酬是不是有点过于“敬业”了？

还有，她手机上存有一个奇怪的电话号码（老曹偷偷地检查过），他按照这个号码打过去，那头是个男的接的（那男的一说话老曹就把电话挂了）。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老曹的老婆已经有了外遇，这对于老曹来说无疑不是什么好消息。此外，他该如何处理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局牌打完了，局间休息时，大家热烈地为老曹出谋划策。我的意见是，去他妈的蛋，跟她离婚，对于女人犯的这种错误绝对不能原谅，否则就会培养她们的傲慢情绪，以为自己裤裆

里夹着个宝贝就能为所欲为了。当年我被老婆戴了绿帽子，毫不留情地一脚把她给踹掉了，我认为老曹也应该这么干。谈到离婚，老曹开始黏黏糊糊起来，他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老曹在区民政局当一个小科员，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多一点，离婚后孩子肯定归他带，这点钱带一个孩子——哪怕老婆再贴一点——也是很紧张的。还有房子，现在他们住的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是从银行贷款买的，如果老曹和老婆离婚了，这房子归谁，贷款谁还？总之麻烦不少。所有这些经济上的考虑，都是基于一点，那就是老曹的老婆挣钱挺多，每月能挣三四千呢，这样的月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相当管用的。

老许建议，不妨把事情搞大，这样也许能让老曹的老婆悬崖勒马，因为女人都是爱面子的嘛。具体做法是，夜晚老婆出去时，老曹可以跟踪盯梢，掌握她跟男人约会的确凿事实，能来个捉奸在床就更好啦。然后把她父母找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女儿是多么淫荡，让他们来谴责她。再到她单位，找她领导谈谈，一来通过组织向她施加压力，二来也是给她扩大影响。另外，千万不要放过那个奸夫，找人把他痛打一顿，并警告他，下次要是再敢乱搞人家老婆，就把他的腿打断。老龙对老许的建议极为赞同，并自告奋勇，说老曹要是真想打那个奸夫的话，他可以负责找人，他在社会上认识一些地痞混子，收拾个把奸夫简直不在话下。我和老周还有庄梅，对老许的建议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做虽然是有

可能让老曹的老婆悬崖勒马，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老曹的老婆索性来个破罐子破摔，跟老曹摊牌，离婚。如此一来除非老曹也想离婚，否则连个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老周是我们这些朋友中最善于分析问题的。他分析道，老曹的老婆都已经这把年纪了，那么跟她搞的男人年纪肯定也不小了，起码也有个四五十岁。四五十岁的男人通常都有老婆孩子，有个家吧，那他是否会为了老曹的老婆而破坏自己的家庭呢？答案一般来说是不会。像这种年纪的老色鬼，在情场上摸爬滚打多少年了，狡猾得很呢（我们都知道老周这是经验之谈）。所以，他不过就是想跟老曹的老婆随便玩玩而已，一旦她对他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对他施加压力，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甩掉。而据老周的经验，一个女人不太可能纯粹为了搞而和一个男人长久地保持关系的，哪怕她们一开始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日”久生情，最后她们总归要对男人产生感情要求的，要他表示如何爱她，要他把时间和金钱——而不仅仅是性——愈来愈多地花在她身上，要他负责，要他离婚，要他娶她，总之就是千古不变的那一套把戏。这样一来，老曹的老婆和那个老色鬼之间会发生什么呢？老周断定，他们的关系是不会长久的。基于此，老周对老曹说，你不妨对你老婆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管她，随她乱搞去，等她和那个老色鬼闹翻了——这是迟早的事，她自然会乖乖地回到你的身边。到时候，她会因为你的品格高尚——同时也因为她心中有愧，而加倍爱你，爱这个家。这期间——就是你老婆在外面乱

搞期间，你如果觉得心理不平衡，你也不妨悄悄地在外边找个女人搞搞。这样挺好的啦，两人都在外边乱搞，彼此还能和睦相处，那是一种多么理想的婚姻呀，没有占有欲，没有嫉妒，我想那肯定是将来婚姻发展的必然之路。

我们都觉得老周的话有道理，老曹自己也觉得老周的话是切实可行的，特别是比较符合他的实际情况，他决定就这么办了。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注意，”最后老周嬉皮笑脸地对老曹说，“你最近跟你老婆过性生活要格外当心，保不准她从别人那里把性病传染给你。”

“我们有好一阵没过了。”老曹嘟囔道。

打第二局牌的时候，老曹的竞技状态明显回升，连赢了好几把。只是当别人洗牌的时候，他偶尔还会盯着一个地方发愣，目光茫然。

四

老许是个极其正直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时候都有点过分正直了，让我们不禁为他扼腕叹息。老许是一所职业大学的老师，在老许教过的学生中——包括早已毕业的学生，有些姑娘爱上了老许（他长得相当英俊，并且学识渊博），可老许从来不为所动，总是以礼相待，丝毫也没有越轨的行为（有个姑娘追了他好

几年，如今早已职大毕业了，还在锲而不舍地给他写求爱信)，这在我们看来，简直与閹人——或者圣人无异了。

除了正直这一点之外，老许身上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活中让他看不顺眼的事情特别多。当然，仅仅是看不顺眼，那倒也罢了，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为谁度身打造的。但是，如果还要为这看不顺眼而常常怒不可遏，那肯定就是个“特点”了。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老许的老婆跟老许商量，想给正上小学的儿子买一架钢琴，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同意或者不同意，好好说就是了，可老许却火冒三丈，他质问老婆，儿子又不爱好音乐，为什么要给他买钢琴？老婆说儿子还小，如果我们大人不去培养，怎么能知道他爱好什么，不爱好什么？老许说，培养，真是笑话，我看你怎么不想培养儿子去扫马路呢？你不过是想附庸风雅罢了，还美其名曰什么培养儿子的爱好。结果可想而知，夫妻两个大吵一场。

再比如，有天中午老许在办公室休息，其他老师在一边闲聊，有个老师谈起他昨天为了件什么事跟邻居吵了起来（好像是说邻居家晚上太吵了，影响了他家休息），最后这个老师得出结论说，跟这种没文化的人（他邻居是个工人），真是讲不清道理。别的老师显然同意他的结论，附和道，确实，人有没有文化，差别太大了。老许越听越不耐烦——没有比这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更让他讨厌的了。老许打断他们的话，故意说起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他说刚才他上厕所的时候，正好碰见校长在厕所里拉屎，校长不知吃了什么山珍海味，拉出的屎奇臭无比，熏

得他一泡尿都没撒完，赶紧就跑了出来。有个女老师对老许说，许老师，请不要在办公室里说这种话。老许说怎么啦，拉屎是人正常的生理现象，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怎么就不能说？

像这类让老许看不顺眼的事情不胜枚举，甚至就连港台电视剧中演员们嗲兮兮的对白，女模特在T台上婀娜多姿的表演，很多人挂在嘴上的时髦话“老爸老妈”……无不让老许怒不可遏。如果说这类事让老许怒不可遏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对有些事情的愤怒就实在让人莫名其妙了。

“前几天，”老许对我们说，“我在家里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那家伙要找什么张主任，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把那家伙给痛骂了一顿……”

五

老周自从发誓只搞腐化，不谈恋爱以来，相继遇到了问题。首先是他跟女人发生关系后，会遇到有些女人对他纠缠不休，甚至寻死觅活地想要嫁给他，这真让老周烦恼不堪，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些善后工作。有时处理不当，还会碰到点意外。有个外地女人就曾为了老周割腕，把老周吓得魂飞魄散，当然后来把那个女人送到医院救治了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看来她主要是想吓唬吓唬他。老周把这些麻烦的根源归结为自己“心太软，屁太硬”。